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第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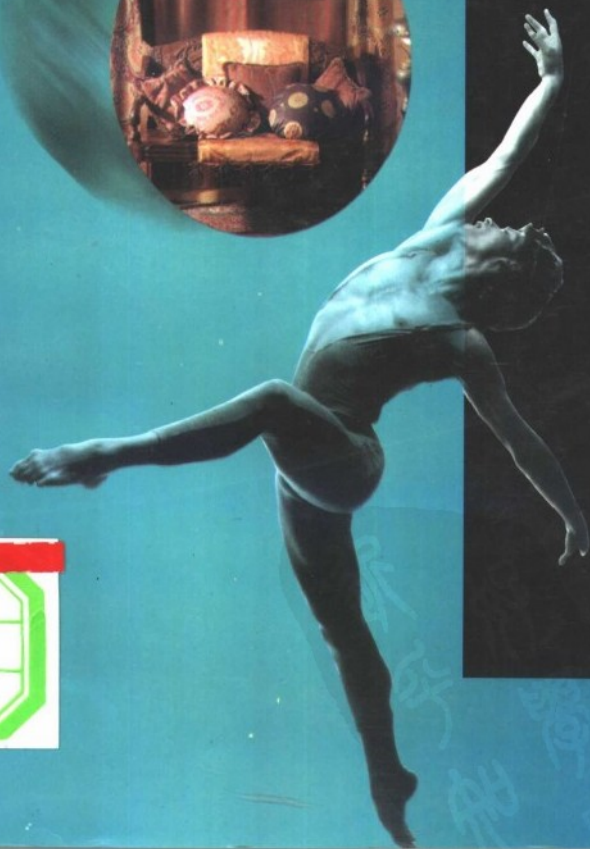
XI FANG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张开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开放人格

——巴赫金



开放人格

——巴赫金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人格——巴赫金/张开森著

(西方智者人格丛书;第2辑/周季胜主编)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23-0

I. 开…

II. 张…

III. 巴赫金, M. B. (1895-1975) - 哲学 - 思想 - 研究

IV. 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498 号

责任编辑:王虹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崇阳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5 千字

ISBN 7-5354-2023-0/B·23 定价:14.00 元(简精装)

本丛书题图取自《刊头装饰 2000 例》,请作者与我社联系,以便支付稿酬。



序 言

xu yan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得金。

——刘禹锡《浪淘沙九首》之八

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1895 ~ 1975)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直到 20 世纪的下半叶才开始为世人瞩目，几乎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之一。当人们生活在互相敌对、隔离和排斥的时代是不可能认识、理解和

欣赏这位别具一格的思想家的。只有当世纪的车轮从硝烟弥漫的互相敌视、攻击、杀戮的战场，驶入一个温和的“多元启示的时代”，当人们开始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生活格局和思想格局中走出来，用一种宽容、对话的眼光来重新打量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时候，米·巴赫金才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开始被我们解读和注意。他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形成并获得表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才开始从尘封已久的历史暗夜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我们不得不惊奇几乎是整个世界都沉溺于敌视、片面、唯我的噩梦之中的时候，在那暗夜里却有一个人超越了这个梦境，在用一种要到半个世纪以后才会为人们所理解和欣赏的语调来谈论我们这个世界，透视我们自己。在20世纪的夕阳即将沉落于风烟滚滚的历史地平线的今天，我们能够确认，至少在一生的大部分时光中默默无闻的巴赫金是我们这个世纪少有的思想奇人之一。人们自然不必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误解、冷落这位思想家而过分地自愧自悔，但我们却有十足的理由对这位思想家终于被世界发现和承认感到欣慰。

米·巴赫金的影响现已遍及世界，他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文字，被信仰、意识形态、文化背景、地域种族各不相同的人们共同阅读和讨论。从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前苏联和中国都相继举行过各种各样的学术研讨会来讨论他的思想。每年都有关于他的大量研究性论文论著发表和出版。也许这些研究成果中充斥着对巴赫金大量的误解、歪曲和片面化的阐释，但巴赫金成为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他价值的证明。今天，东西方各种思想流派都试图从巴赫金那里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西方马克思主

义者们注意到巴赫金思想中那些强调社会差异、社会环境、历史积淀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思想，结构主义者和符号学家们则惊喜地发现早在本世纪上中叶巴赫金就已经在用一种独特的符号学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后现代主义者则更重视巴赫金关于差异性、偶然性、未完成性的思想，因此，他的“对话”、“复调”、“狂欢化”、“杂语”等等概念就为解构主义者特别钟爱；叙事学家们在巴赫金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远比结构叙事学更为深刻、全面和独到的叙事学理论；而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们则从巴赫金对狂欢节与拉伯雷小说内在精神的关联的研究中看到一种新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模式的诞生……这些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巴赫金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思想的超前性和独立性。许许多多的思想流派都可以在巴赫金那里找到自己的先驱和先声，但这恰恰意味着巴赫金不属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流派。他启示着他们，但又远远地超出了他们。

对巴赫金思想难得有一种全景式的把握和理解，固然是由于人们都只能从自己的思想和学术立场切入巴赫金，因此不可能不导致理解的片面化，但另一方面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原因乃是，巴赫金思想本身的复杂性、多面性和丰富性，所涉猎的领域的广阔性，给人们各取所需的阐释提供了可能。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他曾经涉猎过很不相同的学术领域：从语言学到哲学，从宗教神学到马克思主义，从人类学到叙事学，从美学到生理学，以及精神分析学、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拉伯雷研究、民俗学研究、甚至是簿计学研究，他都有关于它们的心得和成果。就思想的发展性而言，巴赫金的思想有一种未完成性的特性。除了某些方面他

保持着一以贯之的思想外，在更多的方面他的思想都体现出一种随对象、语境和主观认识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改变的特性。巴赫金并不追求思想的确立不移、终生不渝，为了保持面对世界的开放姿态和思想活力，他宁愿选择一种不断改变、深化和发展自己学说的立场。而这一立场给那些追求完成性、确定性、封闭性、统一性的研究者带来了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像盲人摸象一样把自己所接触的部分当成是大象的全貌。殊不知对于巴赫金而言，任何的完成性、封闭性、无差异性的思想都是他深恶痛绝的。

这当然不是说，对于巴赫金的思想不可以有一种相对完整的把握。尽管巴赫金的思想五彩斑斓、复杂无比，但他的学术立场、思维方法、表述方式却有着某种始终如一的特征。他的主要思想观点也透射出某种共同的精神，只是要把握它们，必须以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思维方法、学术立场和思想观点去理解和透视。而我们欣喜地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具备这种思维方式、学术立场和思想观念。巴赫金也许永远不可能被后世的人们彻底地解读清楚，但后人们的解读也许正在一步步地接近他，甚至超越他。

巴赫金在最近的三十年间曾成为东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许若干年后，人们会把注意的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投射到在精神的夜空升起的新星身上，巴赫金的名字也许会慢慢褪去其神秘的色彩和耀眼的光环，乃至会慢慢被我们这个追新逐异的世界所淡忘。但只要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世界还没有终结，不断向前发展，还存在着无穷无尽的差异和对立，那么要想超越性地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巴赫金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思想立场乃至主要的思想观

点就将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启示性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巴赫金永世长存。

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和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我们应该走向巴赫金……



目 录

mu *lu*

序 言	1
边缘人生	1
一、童年和少年：生活在边缘	2
二、青年：在中心的边缘	10
三、中年到老年：辗转边缘	27
四、生命终点：边缘的辉煌	38

开放人学	43
一、在差异中存在的人	45
二、向他人开放的人	53
三、向未来开放的人	65
四、向社会开放的人	76
对话哲学	89
一、对话与对话性	91
二、对话的前提	108
三、语言的对话本质	129
复调小说	145
一、复调与独白	147
二、复调小说的大型对话	175
三、复调小说的微型对话	208
狂欢文化	240
一、狂欢节与狂欢式	241
二、狂欢文化与复调小说的体裁特征	256
三、狂欢文化与拉伯雷小说的怪诞现实主义	277
结束语	309
附录	314



边缘人生

bian yuan ren sheng

生命渴望走向中心，思想却需执守边缘；走向中心，生命才有世俗的辉煌；执守边缘，思想始获超俗的洞见。当一个人的生命被抛向生活的边缘，作为补偿，命运往往在世俗的地狱开启了他思想的天堂。

——本文作者

米·巴赫金的一生坎坷多变，多灾多难，从童年到老年

他先后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十来个不同的大中城市和小镇生活过，可以说他的一生处于不断流徙和变动之中。他的思想几乎也像他不定的生活一样，在各种各样很不相同的理论、思潮和潮流之中迁徙。如果要给他的生活和思想寻找一个固定的所在也许是困难的。但也许有可能找到它们的共性所在：那就是边缘性。确实，巴赫金的一生，无论是其身还是其心，在他所生活的世界和时代里，都处于一种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而这种身心的边缘性对于他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也对于我们理解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童年和少年：生活在边缘

1895年11月17日（俄历11月4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出生于莫斯科南部的外省小城奥廖尔，他的父亲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是一位银行的经理（一说是一般的职员），家庭比较富有。从巴赫金的曾祖父一直到他的父亲都是奥廖尔这个小城较为显赫的人物。

巴赫金的家庭经济比较富裕，文化上也颇有教养，这使他从小就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各种条件。童年的巴赫金在进入小学读书之前，家里就请了一位德国女教师来教他和他的姐妹们，通过这位德国女教师，巴赫金和他的哥哥尼古拉（1894—1950）对欧洲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希腊文化有了广泛的了解和深深的喜爱。巴赫金9岁的时候，父亲带领全家从奥廖尔迁往维尔纽斯，在那儿一住就是六年。这六年对巴

赫金的影响是深远的。维尔纽斯是立陶宛的首府，比奥廖尔大得多。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立陶宛曾先后被许多不同的国家所控制，他们都在维尔纽斯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和影响，使得这个地方从人口构成到宗教信仰，从社会习惯到城市建筑，从所使用的语言到价值观念都具有一种大杂烩的特征。巴赫金就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里和他的哥哥尼古拉上完了中学。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建筑物的风格迥然各异：有巴洛克式的、有哥特式的、文艺复兴式的以及古典式的；维尔纽斯居民的构成、有波兰人、立陶宛人、俄罗斯人，还有犹太人。他们各自讲着自己民族的语言，信仰着不同的宗教。尽管巴赫金去的时候，俄罗斯语已是那儿的官方语言，但讲官方语的却是极少数人。有着不同语言和信仰的居民们互相排斥、隔阂、敌视，却又客观上互相交流，杂然共处。这是一种典型的“杂语”性的文化环境。这种现象给了少年巴赫金十分深刻的印象，并潜在地影响着他今后的思想形成。在维尔纽斯的六年间，巴赫金在那儿广泛地接受欧美古典及现代各种文化和思想。尤其是他和哥哥尼古拉在上学之外另聘的一位希腊语家庭教师，使他们对希腊语言、历史和优美的古代文化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除此而外，他们在那儿还接受众多当代思潮的影响。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尼采、波特莱尔、瓦格纳等人的思想都有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他们的兴趣所在。他们背着校方当局和教员，组织学习小组，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私抄革命歌曲，《国际歌》和《华沙工人歌》，以及其它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歌曲都曾被他们悄悄传唱。他们也讨论尼采、瓦格纳、达·芬奇以及流行的象征主义思潮。这种思想活跃的状态和当时整个俄罗斯文

化界的状态是有关联的。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是俄罗斯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激进的二十年。各种政治、宗教和文化思潮都出现在俄罗斯思想的舞台。尽管它们可能彼此冲突和敌视，但大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激进性。他们都想摧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以及政治制度，从而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尽管立陶宛远离俄国的中心莫斯科和彼得堡，但各种思潮仍然在维尔纽斯有广泛的影响。在维尔纽斯期间，巴赫金对于当时风靡全欧的象征主义哲学和文学情有独钟，特别是对俄国的象征派诗人伊凡诺夫和安年斯基等人的作品尤为喜爱。许久以后，巴赫金承认他的思想曾受惠于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夫，他的文集《垄与界》对巴赫金以后的语言交往理论、复调小说理论都有明显的影响。

15岁的时候，巴赫金随父亲调往奥德萨，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业。奥德萨也是一个别具一格的地方，它是沙皇俄国与南欧的主要连接点之一，多个民族和国家的习俗、语言、文化在这儿同存并在。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被这个城市所养育，例如幽默作家伊里夫、彼得罗夫、苏联名作家瓦连京·卡达耶夫、巴别尔、著名小提琴家亚莎·海费茨都曾在这儿出生和成长，然后由此走向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奥德萨同维尔纽斯一样是一个充满了差异性、多面性和“杂语”性的城市。它对于巴赫金思想的形成同样具有潜移默化的奠基意义。

巴赫金少年时就学习刻苦，禀赋过人，他自幼在家学习法语、德语，在中学又学习拉丁语，古拉丁语，随后又掌握了丹麦语、意大利语等。德语几乎成了他的第一语言，他平常已习惯用德语思考。在奥德萨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他

阅读马丁·布伯、克尔凯戈尔以及其他宗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他小小的年纪就才智卓然、思想深刻、学识惊人，这给熟悉他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3年，巴赫金进入了当地的大学，但只读了一年，次年便转入彼得堡大学古典研究系，和早他一年进入该系的哥哥尼古拉成了同学。巴赫金在奥德萨尽管只呆了三年，但这三年留给他的影响却是终身的。这不仅是因为这儿的一切对他的成长具有某种奠基的意义，还因为在这儿患上了骨髓炎，这种疾病缓慢而持久地折磨着他16岁以后的全部生涯，带给了他终身的痛苦。

彼得堡大学的学习生涯是巴赫金青少年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来到这所著名的大学学习的时候，正值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段里全面爆发和结束，而在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中心彼得堡，各种各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思想和运动正在广泛传播和酝酿发动。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在这里巴赫金对于影响俄罗斯政治、宗教、文化和文学的各种思潮有广泛的接触。1916年巴赫金加入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他的这一选择与从少年时就接受的俄罗斯东正教的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也对他以后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1929年他被苏联秘密警察机构拘捕并流放西伯利亚，就与他的这一选择有直接关系。但在1916年巴赫金还是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做出这种选择的。彼得堡大学在当时是俄罗斯的文化中心之一，一些从西欧传播来的哲学、神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文学观念和思潮首先在这儿落脚，被接受、改造和再创造，然后带着俄罗斯的特征向四面八方传播。巴赫金在彼得堡大学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四年，他接触各种思潮、学说，并对它们做出自己的

判断和选择。在这期间，他开始和中学时期迷恋的象征主义哲学和文学拉开了距离，对于它们那夸饰空洞的理论开始厌倦，但他并不因此就对当时继象征主义而兴起的未来主义思潮感兴趣和表示认同。他与未来主义的许多人物有过接触，但却保持着思想距离，尽管他的思想中有某些方面与这一激进的思潮有契合之处。当时的俄国在理论上和未来主义结成同盟军的是形式主义者，而这些形式主义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梯尼亚诺夫、艾亨鲍姆、什克洛夫斯基、鲍利瓦诺夫和雅库宾斯基等等都是彼得堡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他们在巴赫金入学前夕就基本形成了一个有着明确理论主张的理论派别。他们组织了一个“诗歌语言研究会”，从理论上为俄国未来主义作家和诗人们激进大胆的形式实验提供了支持和依据。整个20年代前后，俄国形式主义是俄国理论界最独特而又影响广泛的一个理论派别，而它的大本营就在巴赫金所在的彼得堡大学。尽管巴赫金当时的立场与形式主义相去甚远，并且在20年代和30年代巴赫金和他的朋友们还和这些可敬的“对手”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和对话，但巴赫金的思想中仍留下了某些形式主义思想的印痕。

在彼得堡大学期间，对巴赫金很有影响的一位人物是法杰伊·F·齐林斯基，他是古典研究系一位有着国际声望的学者。这位性情古怪的古典语文学教授讲起课来有声有色、学识渊博、引人入胜，影响了众多的学生，巴赫金认为他是一位“最无愧于教师称号”的人。齐林斯基对巴赫金的写作和思想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在齐林斯基督导下写成了几篇研究奥维德和卡图卢斯的论文，它们成了巴赫金日后关于拉丁文学中喜剧类型的大量研究性文稿的基础。齐林斯基

作为当时所谓希腊主义理论的权威，曾经吸引过巴赫金和他的哥哥以及他的朋友们，正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巴赫金对古希腊罗马文化有了更为深入、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巴赫金在以后的研究中一再将他的课题溯源到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文化，就很得力于大学期间在齐林斯基的指导和影响下所奠定的深厚的古典文化基础。另外，齐林斯基的许多重要思想也对巴赫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齐林斯基认为，所有文学类型的基本形式在古代就已基本具备，因此，现代文学各种繁复的形式都可以在古希腊罗马文学中找到其雏形；齐林斯基认为，对话以文学的方式表现了哲学上所说的自由，当读者看到辩论在眼底展开，真相便暴露无遗，因此，对话是敞亮真实的最好形式；齐林斯基又认为，所有社会的文化都由僵板的官方文化和富有生命力的非官方文化两部分构成，民间文化有力量瓦解官方文化的教条与凝重僵板；在上帝与人、高雅与低俗、神性与人性之间，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这些思想，都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深刻的形式反复出现于巴赫金以后的论著中。强调对话、强调民间文化的活力，重视边缘的意义，重视对立双项中的共性和超越它们的必要性，等等，巴赫金以后学术生涯中反复表述的这些思想，都显然地留着他导师的印痕。齐林斯基对巴赫金整个精神构成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一种精神价值的选择和定位上：在一个社会的文化格局中，执守一种相对边缘的价值和位置，并保持与中心对话的开放姿态。在巴赫金上大学的那个时代，未来主义与形式主义在俄国文化界方兴未艾，引导着、乃至主宰着时代文化的潮流，而像齐林斯基这样把一种古典文化看成是最完美文化的学者，无论他怎样渊博深刻，